

李长之

著

韩愈传



李长之著

传

韩愈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韩愈传 / 李长之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7.8

ISBN 978-7-5104-6161-3

I . ①韩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韩愈 (768-824) 一传
记 IV 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5661 号

韩愈传

作 者：李长之

策划编辑：杨 磊

责任编辑：吴伶伶 房 阳

责任校对：宣 慧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王宝根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cd@sina.com

印 刷：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：150 千字 印张：15

版 次：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6161-3

定 价：3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自序

在我所写的书之中，恐怕再没有比这本更坏的了，我写完了时不禁这样想。因为，我答应写此书时虽然是在今年五月初，但六月一开始，即接到母亲的信说病了，便立刻乘汽车赴绵阳，去看她并接她。来是水程，到达时已是七月。水程是相当危险的，有一次夜间狂风雨大作，船已飘在江心，顶篷都被吹去了，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尽头，却幸母亲和三弟终于随我安全地到了重庆了。很可纪念的是，一部《韩昌黎全集》却也就在水程中里读了一过。七月中又为安家忙，天也热，竟未能着笔。八月要动笔了，但想到所写的《司马迁评传》还有些头绪急待发挥，因而先抽空写了《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》一长文。九月的前半，则为要晓得韩愈

在整个古文运动中的地位，以及古文风格的整个演化，乃把《古文辞类纂》又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读了一遍。所以事实上本书乃在九月十八日正式动手，费了十四天工夫，在十月二日写完。照我平常写东西的习惯，是不大预计日程的，只让作品自然地写出：我正在写的司马迁就是如此的，说不定半年、一年、三年、五年呢！可是这次却因为几次缓兵计都失败了，交卷期迫，于是只好不暇让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。——然而不是有人说文章是逼出来的吗？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经营多少年的差呀！那么，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。况且本书至少为韩愈也昭雪——或者发掘了不少，如他之急于求进是在早年穷困之际，虽急于求进，但得仕之后却也未尝不为国为民尽了忠，而且也并不恋栈。《原道》一类的论文，撇开逻辑问题不谈，撇开佛、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无价值不谈，而在文化史上，以及在儒家的根本入世精神（包括重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中各分子的职责）上，却自有它不可动摇的价值与意义。他的人格一面是卫道，是严肃；但另方面却又热诚、温和，甚而幽默。他的文章，在根底上是“碑”的精神，所以写那么些墓志铭并非偶然，也并非全为谀墓之作；至于表现在《原道》《谏迎佛骨表》等中的韩愈固然是真的面目，但表现在抒情诗、不经意的信札，或者遣兴的滑稽之作如《送穷文》《毛颖传》《进学解》等中者，也许更真些。我不能说在什么时候自己再写一部较佳的《韩愈评传》，不过相信，就是写，也还是以这些为基础而已。最后，我却忽

然想到司马迁所谓“无岩处奇士之行，而长贫贱，好语仁义，亦足羞也”，以及韩愈所谓“颜回有圣者为之依归，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，其不忧而乐也，岂不易哉”。我自愧是做不到贫而无怨的，更做不到贫而乐，在这衣食不足温饱之际，愁米、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，因而还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吗？于是，这本可以汗颜的书也就壮了胆子呈现在读者跟前了。——却希望读者多多加以指正！

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，夜雨淅沥中，长之记。

重校修改过一次，又觉得本稿尚不如想象中之坏，可笑可笑。

十月四日，再记。



|目 录|

韩愈传

- 一 导言 / 003
- 二 籍贯和先世 / 004
- 三 嫂嫂·侄儿·乳母 / 008
- 四 游学京师 / 011
- 五 考场失败 / 016
- 六 挣扎 / 020
- 七 东行 / 024
- 八 初入仕途 / 027
- 九 徐州小住 / 031
- 一〇 再度西上 / 039

- 一一 四门博士 /046
一二 《送孟东野序》 /051
一三 阳山之贬 /057
一四 邶县著书 /070
一五 北行途中 /078
一六 国子博士 /089
一七 分教东都 /093
一八 进学解 /101
一九 淮西用兵 /107
二〇 《谏迎佛骨表》 /110
二一 宣抚镇州 /116

附录

- 一 原道 /121
二 原性 /131
三 原毁 /136
四 读荀 /141

五 师说	/145
六 画记	/150
七 重答张籍书	/156
八 答李翊书	/164
九 送李愿归盘谷序	/170
一〇 祭河南张员外文	/175
一一 祭柳子厚文	/184
一二 祭十二郎文	/188
一三 平淮西碑	/195
一四 毛颖传	/212
用浪漫的笔触写韩愈的传记 ——说长之先生的《韩愈》	/220



韩愈传





一 导 言

韩愈，这在过去读文章的人看来，是多么煊赫的名字！在五四时代，又是多么招骂的目标！然而真正的韩愈如何，是一般人所模糊的。我们需要明白他的真面目！

他的生年是唐代宗大历三年（公元七六八年），死在穆宗长庆四年（公元八二四年），一共活了五十七岁。

在他这五十七岁的生涯中，我们似乎可以分为四个段落：从一岁到十九岁，可称为他的幼年时代，这划分是以他始至京师（那时的长安）为段落。从十九岁至二十九岁，乃是他的游学时代，终止于他的始宦之年。从二十九岁到五十岁，是他的成熟时代。以潮州之贬，作为他第三时期与第四时期的分界，从五十岁到五十七岁，是他的晚年。



二 翡贯和先世

说也奇怪，韩愈虽是一个河南人，但他仿佛一生和广东有缘似的。一共到过三次。这三次的广东之行，就仿佛他一生的进行曲中的节拍。

原来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内、黄河以北，现在称为沁阳的地方，当时称为河阳。他自己老说归河阳，或到河阳去省坟墓，以及在他五十三岁的时候，他的第四个女儿名叫摢的死了，他于是“归女摢之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葬之”，都证明这里是他的老家。

平常有一个误会，是说他是邓州南阳人，这是因为当时有两个南阳：一个是河南的西南部，就是所谓邓州南阳；一个是河南的北部，这是所谓河内南阳，也就是河阳。后者才是他真正的故里。

平常又有一个误会，是说他是昌黎人，后人甚而已经很普遍地称他为韩昌黎了。其实，昌黎也有好几个不必说，韩愈根本与昌黎的韩氏并不是一脉。这误会的来源是由于韩愈的自叙。至于他在自叙中为什么不称自己的真正地方南阳而称昌黎呢，朱子已经觉得“不可晓”。朱子说也许是姓李的就一定说是陇西李氏，说姓刘的就一定说是彭城刘氏之类吧。朱子这话很有道理，但还没有说到更透彻的地步。现在我们得读陈寅恪先生的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就晓得原来在唐初有一种继承北周以来的谱系上的故意的大改造，在当时是故意，到后来却也就信以为真了。所以当时所谓某姓出自某地，并不要太重视。

至于韩愈的先世，照我们现在所知，我们只晓得韩愈的七世祖是韩茂，曾在后魏有功，封为安定王（这是根据宋祁的《新唐书》中的《韩愈传》这样说的。假若根据李白所作《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》，则韩茂应为韩愈的八世祖；然而李白的文中又缺着韩愈的七世祖，不知是诗人弄错了，还是史家粗心）。这位韩茂曾做过尚书令、征南大将军，可以称得起一位大官。

韩愈的六世祖是韩均，做过金部尚书。五世祖是韩晙，做过银青光禄大夫、雅州刺史。雅州就是现在四川的雅安。

韩泰是韩愈的曾祖，做过曹州司马。

现在说到韩愈的祖父韩睿素了，他做过朝散大夫、桂州都督府长史，

不过早死了。把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和三位叔父抚养长大的，是他的祖母钱氏。这是一位贤母，使四个儿子都有所成就。其中尤以韩云卿为最能文章，又有智谋，做过监察御史，当时还有张子房之称呢。说不定韩愈的文才就是受了这位叔父的感染。

他的父亲韩仲卿则是老大，当过好些地方的县令，也是一位干才。大概韩愈实际方面的才具，或者就是受有父亲的一点遗传了。很可以作为文坛佳话的，是大诗人李白曾为韩仲卿写过一篇《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》，是当他在武昌做县令去职时所作。文中称他：“未下车，人惧之；既下车，人悦之。惠如春风，三月大化。奸吏束手，豪宗侧目。”可见不但有德，而且有威。

李白死在公元七六二年。他没料到只过了六年，为他所赞扬的这位武昌令，就生下一个和李白自己差不多一样才气的文坛盟主了。

李白赞扬过他的父亲，这是韩愈的幸运，然而韩愈不幸的是他父亲死得很早，在他三岁时，已经做了孤儿。

在幼年时代，负起养育这位天才儿童的责任的，先是他的老兄韩会，后是他的嫂嫂郑氏。柳宗元作的《先友记》上说：“会善清言，有文章，名最高，以故多谤。”可知他这位老兄也颇有和韩愈相似之处。

在韩愈八岁时，随着这位哥哥离开河南，到过陕西。到了他十岁时（大历十二年，即公元七七七年），韩会因为受了宰相元载受诛的牵连，把担任

记录皇帝言行的“起居舍人”的官丢了，贬为韶州刺史。韶州就是现在广东的曲江县，在粤汉铁路上。韩愈当然随着到了韶州。这便是他第一次到广东的来由。



三 嫂嫂·侄儿·乳母

据皇甫湜所作的墓志神道碑上说，韩愈七岁就好学，出口成章，这不能不归功他兄嫂所给的教导。

在韶州大概没有两三年吧，韩会就死了，死时才四十二岁。以后便由嫂嫂郑氏单独负起教养韩愈的全责来。

郑氏一定是一个很果断很有才能的女性。丈夫死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地方，跟前的小孩子们正啼叫得不可开交，全家大大小小有一百左右人口，假若别人处此境地，恐怕要一筹莫展，但是她毅然率领他们北上，“水浮陆走，丹旐翩然”（韩愈祭郑夫人文），不避任何艰难困苦，终于把丈夫归葬于河南沁阳。